

变化的位面

CHANGING PLANES



后浪出版公司

变化的位面

[美] 厄休拉·勒古恩 —— 著 梁宇晗 ——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化的位面 / (美) 厄休拉·勒古恩著; 梁宇晗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2

书名原文: Changing Planes

ISBN 978-7-5411-5129-3

I. ①变… II. ①厄… ②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6412 号

CHANGING PLANES

by Ursula K. Le Guin

Copyright © 2003 by Ursula K. Le Gu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8-412

BIANHUA DE WEIMIAN

变化的位面

[美] 厄休拉·勒古恩 著

梁宇晗 译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梅天明
苟婉莹 卢亚兵
王介平
墨白空间·张静涵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电 话
传 真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www.scwys.com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143mm×210mm 1/32
7.75 字 数 160千字
2018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11-5129-3
39.8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作者按

在这本书写作的年代，乘飞机旅行的苦难似乎全都由那些运营机场以及航线的公司所造成，山洞里留着大胡子的偏执狂们对此尚无什么贡献。那时候对此大加讽刺相当简单。毕竟这最多只能算是不适。世易时移，但席达·杜利普位面转换法的基本原则仍然成立。错误、恐慌和痛苦均同为发明之母。正因为人的身体受到诸多限制，才会更了解和珍视心灵的自由。

作者按

目 录

- 1 作者按
- 1 席达·杜利普位面转换法
- 6 伊斯拉克粥
- 18 阿苏努的静默
- 29 宾至如归：做客赫奈比特
- 40 维克西之怒
- 50 安萨的季节
- 75 社会性的梦境
- 88 海根的王室

目 录

- 103 玛西古的悲哀故事
- 128 大快乐
- 147 永醒之岛
- 161 恩纳·穆穆伊的语言
- 177 建筑
- 191 吉亚的飞人
- 210 不朽者之岛
- 226 尤尼的混乱

席达·杜利普位面转换法

飞机本身可以抵达的范围——几千英里，地球另一边；椰子树，冰川，两极，波兰，喇嘛，羊驼，等等——对那些知道如何使用方法的人来说，有限得令人同情，和机场带来的广阔空间和各式各样的经验无法相比。

飞机里地方狭小，人潮汹涌，燥热，吵闹，细菌滋生，令人心惊胆战而又烦闷不堪，并且会在极其不恰当的时间送上难以下咽的食物。尽管机场的空间略大一些，不过那种拥挤、糟糕的空气、噪音和无休无止的紧张感则是完全一样的，而食物则更加糟糕，永远都是炸得焦硬如煤块的东西，而且，仅有的可以吃东西的地方无一例外地极其压抑沉闷。在飞机上，所有人都被一条带子捆在座位上，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离开座位，这段时间一般用于排队等候卫生间的使用权。就在放水的欲望即将得到满足的那一刹那，扬声器又响了起来，将他们赶回座位，重新用带子捆好。在机场里，拖着大量行李的人们在无尽的走廊中来回奔跑着，正如得到了魔鬼赠送的假地图的可悲灵

魂们，疯狂地搜寻着从这地狱中逃出去的出口。还有一些坐着的人观看着这些狂奔者的可笑行为。他们坐在固定在地板上的椅子上面，大有把板凳坐穿的毅力，否则就会加入狂奔者的行列。总而言之，机场和飞机没什么不同，这与一个粪池的底部与另一个粪池的底部没什么不同是一个道理。

假如你和你搭的飞机都准时到达了机场，那么你在机场的遭遇就不过是一个短暂、松散而悲哀的序章，预示着漫长、紧张而悲惨的飞行过程。但是，有很多情况可以让这个事实发生转变，例如：虽然你已到达机场，但你要转乘的班机还有五个小时才会到达；或者你搭乘的前一架班机晚点，致使你没有搭上转乘的班机；或者是欲转乘的班机晚点；或者由于另一航班的工作人员罢工要求提升薪水，而政府尚未派出国民警卫队以消除该事件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威胁，结果造成你搭乘的航班要接待比平时多一倍的乘客；或者由于龙卷风、雷暴、暴雪等天气原因；或者由于飞机上缺少了一些零件；或者由于其他借口（这样的借口有很多，总的说来航空公司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并且他们从来不会向任何人解释）。这样一来，那些本来应该前往其他地方的人们就不得不无聊地坐在候机厅里，无法前往任何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这才是事情的正常状态——机场不再是旅行的一个序章，不再是一个用于过渡的地点：它成了一个停顿、阻塞，就如同一块不能顺利排出的大便。机场这个地方的意义就在于如果你进入机场，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在这里，时间不再流逝，所有的希望也都失去了意义。这是一个终点。除了

作为一班班飞机之间的中转站以外，机场对于人类没有丝毫用处。

正是辛辛那提的席达·杜利普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发明了我們大部分人现在所使用的位面旅行技术。

她要搭乘的从芝加哥飞往丹佛的班机由于某种不可言说的——或至少是没有人去言说的——飞机机械故障而延迟了。最初大屏幕上显示此班机一点十分起飞，这已经晚了两个小时。等到一点五十五分的时候，屏幕上的起飞时间又改为三点整。后来，班机列表上干脆就没有这班飞机了。登机口处也没有负责回答问题的工作人员。咨询处前面排起的队伍足有八英里长，仅比卫生间前面排的队伍略短一点。席达·杜利普站在肮脏的塑料收银台旁边吃了一餐几乎没法下咽的午饭，这是因为仅有的餐桌全部被悲惨地哭叫着的小孩、威吓小孩的父母以及身穿短裤、背心，脚穿人字拖的大个子长头发年轻人所占据。当地的报纸她早已读过数遍，有一篇社论鼓吹应拨出教育预算来建造更多的监狱，还有一篇赞扬了政府最近对个人收入超过罗马尼亚全国收入的公民们的减税行为。机场的书店根本不卖书，卖的都是畅销书，席达·杜利普对于这类东西向来不敢尝试，它们会给她带来相当严重的不适。她在一张金属椅腿固定在地板上的蓝色塑料椅子上坐了超过一个小时，处在一排坐在金属椅腿固定在地板上的蓝色塑料椅子的人之中，对面也是一排人坐在金属椅腿固定在地板上的蓝色塑料椅子上。这个时候，按照她后来的话说，“我发现了。”

她发现只要经由某种扭动加上平顺地弯曲——做起来比

说起来还要简单得多，她就可以去任何地方——身在任何地方——这是因为她已经在班机 / 位面之间了¹。

她发现自己身在斯特拉普瑟斯，这是一个容易到达，虽然有点三维空间的感觉，不过风景还是很秀丽的位面，有很多海龙卷风和火山。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是初出茅庐的旅行者最青睐的位面之一。由于席达当时没什么经验，生怕会错过航班，所以只在那里停留了一两个小时就返回了机场。她立刻发现，在这个位面上的时间并没有改变。

她兴奋地再次溜出机场，这一次她来到了德尤。她在那里的一座由位面管理局运作的小旅馆里住了两夜，她的房间有一个大阳台，可以俯瞰琥珀色的索梅海。她在海滩上漫步，在凉爽、有浮力的金色海水中游泳——“就像在兑了苏打水的白兰地里游泳一样。”她说——而且还认识了另外一些从其他位面前来的游客。至于德尤的那些矮小温顺的土著，他们对其他人毫无兴趣，从来都不会到地面上来，只是整天待在棕榈树的树冠上，讨价还价、闲聊、唱着节奏欢快的情歌。等到她不愿意地返回机场时，时间只过了不到十分钟。后来她乘坐的班机很快就可以登机了。

她飞往丹佛是为了参加她妹妹的婚礼。归途她在芝加哥又错过了换乘班机，结果在楚姆待了整整一周，此后她也经常返

1 英文“位面”与“飞机”均为 plane，这就是本书作者将位面与机场联系起来的原因。

回那里。她从事广告方面的工作，经常要到处飞来飞去，现在她的楚姆语说得和当地人一样流利。

席达教了几个人如何转换位面，我幸运的是其中的一员。于是这个方法逐渐从辛辛那提传播出去了。另外，我们这个位面上也许还有其他人自主摸索出了这个方法，因为现在看来似乎有许多人都正在进行各种实践，有些人还是误打误撞。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看到来自我们位面的人。

我待在阿苏努的时候见过一个来自坎登希安位面的人，这个位面与我们的位面很相似，不同之处就是它只有多伦多那么大。此人告诉我，在坎登希安位面，一个人若想变化位面的话，只需吃两棵莴苣泡菜，然后把裤带勒紧坐在一张硬的靠背椅上，必须坐直，不能让后背碰到椅子的靠背，然后每分钟呼吸十次，坚持十分钟。比起我们的方法来，这个方法简单多了。我们（我是指我没有在旅行的时候所在的那个位面的人们）似乎只有在机场里才能变化位面。

很早之前，位面管理局就已经确认，若某人想做穿越位面的旅行，就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紧张、悲哀、消化不良以及厌倦情绪才可以。不过，大部分位面上的居民用不着经受像我们这种苦刑。

以下的报告和记述都是描写其他位面的，或是由我的朋友们所写，或是由我自己的游览笔记和各种图书资料整理而得。这些东西或许可以引起读者们对于位面旅行的兴趣。就算不行，至少也可以帮助你在机场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伊斯拉克粥

必须承认，席达·杜利普发明的位面转换法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在的位面并不是你想去的那一个。如果你旅行的时候总是随身携带罗南的《位面速查手册》，你就可以在到达一个位面时，迅速查阅当地的资料，不过罗南也并非总是可靠的。但是多达四十四卷的《位面百科全书》又不便携带，而且，说到底，除非什么东西彻底死掉了，否则不可能完全靠得住。

我是在无意中来到伊斯拉克的，那时候我没有太多经验，还不知道要把罗南塞进我的旅行箱里。位面旅行者宾馆中倒是有一套《百科全书》，但被送去重新装订了，据他们说，是因为熊把书上用来装订的胶水都吃了，整套书散成一页一页的。我想伊斯拉克的熊还真是很奇怪，但我不想去询问这件事。我仔细检查宾馆的大堂和我的房间，想看看是否有熊潜伏在阴暗的角落。鉴于宾馆景色优美，主人热情好客，故而我决定既来之则安之，在伊斯拉克停留一两天。后来我就开始翻阅

房内书柜里的书籍，试用内建的阅读器，差不多已经把关于熊的事儿给忘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压书具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正在疾走。

我将压书具移开，看到了那个疾走的生物。它身上长着黑色的毛皮，但却有一条又长又细，看起来很像金属丝的尾巴。尾巴忽略不计，它的身体约有六到八英寸长。我不想和它共用我的房间，但我也很讨厌向陌生人抱怨——只有向真正熟悉的人才可以舒服地抱怨——所以我只是把压书具放回原处，挡住了那个小动物逃入的洞口，然后就下楼去用餐了。

这座宾馆采用家庭式的服务风格，所有的住客都坐在一张长餐桌两旁。他们来自数个不同的位面，但晚宴上的气氛非常融洽。我们可以通过翻译器的帮助两两进行交谈，如果参与谈话的人太多，翻译器的线路就会过载了。我左边的邻座是一位肤色红润的女士，她说她来自一个叫作阿耶斯的位面，而且经常和她丈夫一起来伊斯拉克。于是我就问她对于这里的熊有什么了解。

“哦，”她微笑着，点着头说，“它们基本是无害的。但它们可真是些小坏蛋啊！总是弄坏书籍、舔信封，还若无其事地钻进被子里！”

“钻进被子里？”

“是的，是的。它们以前是宠物。”

她丈夫也将身子倾斜过来加入我们的谈话。他是一位肤色红润的男士。“泰迪熊。”他微笑着用英语说，“是的。”

“泰迪熊？”

“是啊是啊，”他说，在此之后又不得不改用他自己的语言，“泰迪熊是一种孩子的小宠物，难道不是这样吗？”

“但它们不是活的动物呀。”

他看起来非常不安。“是死的动物？”

“不是——是填充起来的动物——玩具——”

“是的，是的。玩具。宠物。”他微笑着，点着头说。

然后他谈起了他在我那个位面的见闻：他曾经去过旧金山，而且非常喜欢那里。话题也从泰迪熊转到了地震。他经历过一场5.6级的地震，按照他的话说，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验，非常令人愉快”。他本人、他的妻子还有我都笑了起来。他们积极乐观，人很和善，真是一对很不错的夫妻。

回到房间之后，我把自己的旅行箱按到压书具旁边，堵住了墙上的洞。然后，我躺在床上，暗自期望那些泰迪熊没有为它们的洞开一个后门。

这天晚上，没有任何东西偷偷钻到我的被子里。我醒得很早，先前从伦敦飞往芝加哥使我有了一点时差反应，不过正因为这次西行的航班延迟，才使我能够来这里度假。太阳刚刚升起，这是个温暖而可爱的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顺便观赏伊斯拉克位面斯拉斯城的美景。

如果这座城市是在我的位面上，它也许算得上是个大城市，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异国情调，只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就是建筑物的风格和大小更为混杂。我们通常将壮丽的高楼大厦建在

城市的中心，周围都是最漂亮的街道，而矮小粗陋的建筑则建在郊区或贫民区里。但在斯拉斯的住宅区中，高楼大厦却和矮小的茅舍挤在一起，其中最矮小的房子简直比兔子笼大不了多少。我又向城市另一边的商业区走去，在那里，我发现各种办公楼在大小上也有非常巨大的差异。一座四层高的花岗岩建筑比附近的一座十层楼还要高出许多，因为那座十层楼一层只有五到六英尺高——堪称袖珍版摩天大楼。但是此时路上已有不少伊斯拉克人，与建筑相比，他们令我困惑多了。

他们每个人的身材、肤色和体型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个起码有八英尺高的女人从我身边走过，她是一个清洁工人，正在繁忙且优雅地打扫人行道上的灰尘。她腰带后面插着一个带有一大串羽毛的东西，看起来就像鸵鸟的尾巴，我猜测那可能是一把备用的扫帚或者掸子。这时又有一个生意人大步走来，他通过设在耳朵、嘴唇和眼镜左边的镜片中的某种插件设备连入了计算机网络，一边研究市场报告，一边谈论着什么。他大约只到我腰部这么高。四个小伙子走过街道另一边的人行道，他们没什么奇怪的地方，除了长得完全一样之外。这时我又看到了一个背着小书包去上学的小孩。他用四肢行走，事实上，他的双手还戴着皮革制成的手套或靴子，以免它们在人行道上划伤。他面色苍白，眼睛细小，并且还长了一个猪拱嘴，但是非常可爱。

一个公园附近的咖啡馆引起了我的注意。尽管我对伊斯拉克风格的早餐一无所知，但我已经很饿了，只要它能吃就行。

咖啡馆的女侍年约四十岁，看起来有点疲惫，没什么特点，除了一头编成辫子、浓密美丽的黄发之外。“请告诉我外地人通常吃什么早餐。”我说。

她大笑起来，然后露出一个亲切的微笑，通过翻译器对我说：“哦，外地人吃什么应该不是你告诉我啊。我们吃克莱迪夫，或者克莱迪夫加水果。”

“那就克莱迪夫加水果好了。”我说。很快她就为我送上了一盘看起来很美味的水果，以及一大碗淡黄色稀粥，这种粥表面平滑，像浓厚的奶油一样，温度适中。听起来很可怕，但非常美味——它味道清淡但却微妙，很容易喝下肚子，没什么刺激性，很像牛奶咖啡。女侍在旁边观察着我的反应，试图推断我是否喜欢。“很抱歉，我没想到要问问你是否吃肉，”她说，“喜欢吃肉的人早餐一般吃卡利斯，或是克莱迪夫加碎肉。”

“这个就很不错了。”我说。

咖啡馆里没有其他人，而我和她之间相互也生出了几分好感。“我能问问你是从哪来的吗？”她问，于是我们便开始交谈了。她的名字叫作艾·里·阿·蕾。我很快就意识到，她不但非常聪明，更受过高等教育。她拥有植物病理学的学位——但据她所说，能得到女侍的职位已经算是幸运了。“自从禁令颁布之后。”她耸肩说道。在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所谓的禁令究竟是什么之后，她打算告诉我，但这时来了几位其他客人，一个健壮如牛的男人占据了一张桌子，两个老鼠似的女孩则坐在另一张桌旁，她不得不去招呼他们。

“希望我们能继续谈，”我说。她亲切地微笑着告诉我：“那好吧，如果你十六点钟的时候过来，我就可以坐下来跟你谈了。”

“我会的。”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在公园附近转了一圈，然后回宾馆吃了午餐并小睡，下午时分，我登上单轨铁路列车再度前往市区。我从未看到过集中在一车之内但差异却如此之大的人群——身材、身高、颜色都各自不同，并且有些人长着毛发，有些人则长着毛皮甚至羽毛（我这时才意识到那个扫街女人的尾巴真的是尾巴）。我看到一个瘦瘦高高，绿色皮肤的年轻人。他耳朵上面那东西难道不是树叶么？温暖的风从开着的窗子吹进车内，他在风中喃喃自语着。

不幸的是，所有伊斯拉克人的唯一共性就是贫穷。这座城市显然在不久之前还非常繁荣。单轨铁路是个时髦的工业设计，但这些设施现在看来却已经老化得很厉害了。残存的老房子是以我所熟悉的尺度建造的，它们虽然宏大华美，但却已年久失修。城市被更多新盖的建筑所挤满：大如巨人的房子，小到玩具的房子，以及看起来很像马厩、牛棚、兔子笼的各种建筑——一个可怕的大杂烩，所有这些建筑看起来都是造价低廉，摇摇欲坠，质量低劣。至于伊斯拉克人本身，如果不是干脆衣不蔽体，至少也都是衣衫褴褛。一些长着皮毛或羽毛的人甚至都不穿衣服了。那个绿色的小伙子穿着一件遮盖围裙，但他粗糙的树干和肢体都是赤裸的。这是一个深陷于可怕的经济危机的国度。

艾·里·阿·蕾坐在她当女侍的那家咖啡馆（克莱迪夫店）